

文学初步读物

鋼鉄の人

艾蕪著



人 物 志



文学初步读物

钢铁的人

艾蕪著

路坦插图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10318

60/1

(1)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套『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供給廣大農村的農業中學及城市中等學校的語文補充讀物之用，讀者可以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我國當代作家及群眾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或中、長篇中的片斷；二、以蘇聯為主的外國文學中的優秀作品；三、我國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四、『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或中、長篇中的片斷。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選擇了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注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注）；每種并附几幅插圖。

I 247.7
4
作者介紹

艾蕪，原名湯道耕，四川省新繁縣人，一九〇四年生。在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了四年書，由於受五四運動的影響，一九二五年夏天就離開了家鄉，到雲南、緬甸各地流浪，做過苦工。一九二八年在仰光的華僑報紙上開始發表作品。一九三一年，因同情緬甸的農民暴動，被英國殖民當局逮捕放逐。第二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艾蕪是個辛勤的作家，解放前，出版有短篇小說集十四種和一些中篇小說、長篇小說。解放後出版的有艾蕪短篇小說選、山野和新作品百煉成鋼等。

10318

60/1

(P)

本書說明

本書是从長篇小說百煉成鋼中選出來的。

百煉成鋼描寫了一個鋼鐵廠的戰鬥生活。九號平爐正在開展快速煉鋼競賽，丙班爐長秦德貴創造了快速煉鋼新記錄。但由於三班爐長的不團結，給反革命分子鑽了空子，造成了平爐漏鋼事故，幸亏秦德貴冒着生命危險及時搶救，才避免了工廠的破壞。在黨委書記梁景春的領導下，終於破獲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案件。小說描寫了廣闊的生活，又集中有力地反映了工人階級的高貴品質和黨的領導的重要。

這裡所選的，是秦德貴搶救平爐漏鋼事故等情形。

第一章

秦德貴決心在下班后，把腦筋用在工作方面，多想出一些合理化建議，免得心思一下子又溜到女工宿舍和電修廠去了。同時廠里的領導又正号召工人提合理化建議，还用黑板報在各个車間標示各个車間存在的問題，需要動腦筋解決。不久他就提出了炸三號爐沉渣室鋼渣的建議。梁景春便大力支持他，還同工程師魯進程等人來討論，并請廠長趙立明也來參加。

趙立明諷刺地笑着說：『這個合理化建議，好是好，能節省挺多的時間，就是不合理。』接着嚴肅地說：『這完全是空想的，不合實際。要是在野外，我舉起雙手贊成。可惜是在車間里面，左右前后，都有人生產，怎么炸得？』隨又微笑起來，譏刺地說：『隔個兩丈遠，就有大罐在鑄錠，炸坏大罐怎么办？一兩百噸鋼水漏在地上，還拿得起來嗎？』最后露出輕蔑的臉色，輕輕揮一下手，

『这是用不着討論的。』他認為秦德貴的建議，只是在胡鬧。同时又很不高兴梁景春，覺得他不懂实际，提出来討論，还想支持实行，簡直是想表現自己，出出风头。

梁景春便望在座的人一眼，希望他們发表意見。工程师魯进程只是不断地吸烟，对厂长說的話，不反对，也不表示同意，臉上現出沉思的样子。护爐技师張吉林，却显得焦躁不安，仿佛着急自己为什么发表不出意見。技术員陈良行則在做筆記，把厂长的話全部記了下来，正如他在听政治报告一样。这时一下子很靜，平爐車間那面潮水似的喧囂声音，忽然大了似的。火車放汽笛的声音，自近而远地响了过来。梁景春便催促道：『你們說說吧，看这个建議能不能行？』

陈良行抬起头来，向魯进程說：『魯工程师，还是你講講吧！』

魯进程取下香烟来，朝烟碟抖去烟灰，現出深思的神情，然后慢慢說道：『这样是沒有把握，……以前沒有做过。』

『是的，以前沒有作过，』張吉林同意地說，点一点头。

陈良行又把魯进程的話記了下来，他沒有发表意見。

梁景春微笑地說：『我先前在矿山的时候，看見他們炸鉄矿石，就在掌子里面，小小的地方，就同沉渣室差不多，並沒有发生过乱爆炸的事情。』

『那是矿山哪，沉渣室的墙，才尺把厚，怎么經得住炸？磚不飞起来打死人？』赵立明說了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觉得梁景春只是經驗主义，乱搬一套。

梁景春見他們都不同意，就站起来說：『我想找苏联专家談談，看他对这个建議，有什么意見？』

赵立明本想說：『算了吧，你別去找苏联专家，人家会笑你沒常識，』但他覺得不好說出來，便只得說：『也好，你去談談吧。』他心里很不快：为什么这样不相信我呢？

二

梁景春便去找苏联专家薛兹巴也夫，薛兹巴也夫在設計改善鑄錠用的鋼錠模子，正在叫翻譯把他設計的圖注上中文。薛兹巴也夫約有四十光景，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結实，一头黃黑的头发，又濃又密，下巴剃的光光的，現出淺淺

的藍色。一看見梁景春進去，便愉快地站起來握手，還說一句中國話：『你好！』梁景春說明來意，还把秦德貴的書面建議，叫翻譯講給專家听。薛茲巴也夫興奮地听着，不時閃一閃他那安靜的眼睛。翻譯李子康，一個俄專畢業出來的學生，瘦瘦的臉子，略現出一點疲乏的神情，但口音却挺清楚。他翻譯完後，薛茲巴也夫沒有講話，只是動一動眉頭。

梁景春忍不住向李子康說：『你問專家這個建議做得到嗎？』

李子康翻譯過去，薛茲巴也夫立即回答了几句。

梁景春注意他的說話的神情，立刻覺得他象是不同意也不反對的樣子，正如魯進程他們一樣。李子康翻譯過來，便是：『專家說，他現在還不能發表意見，要親自去看沉渣室，才能決定。』

梁景春連忙問：『專家甚么時候得閑去看？』

李子康一翻譯出，薛茲巴也夫一面回答，一面就站了起來。李子康立即高興地說：『專家說他立刻就去。』

這使梁景春歡喜極了，跟在薛茲巴也夫的後面，看見他那寬厚的背，籠在雪白的汗衣下面，就覺得給人一種身體結實和做事踏實的混合印象，並且引起

一种信任：专家是能解决问题的。

三号爐煉鋼工人和修爐的瓦工都在忙着，拆去平爐的前后牆和上升道，好些磚還是紅的，沒有冷卻，他們每個人的臉子，都熱得發紅，顯得比煉鋼的時候還要熱些。薛茲巴也夫、李子康、梁景春就从這些忙碌的人叢中穿過，由平爐后面的鐵扶梯，走了下去。強烈的炎熱，扑面迎來，隔不兩丈遠的地坑，正在鑄錠，鋼錠模子上面的火花，不斷地濺射着。一般平爐的沉渣室，都在樓下，挨近鑄錠車間的。薛茲巴也夫先看左邊的沉渣室，門早已打開了，但熱氣還很厲害。他鑽了進去，向里面四下打量。梁景春也跟着鑽了進去，首先就感到熱得受不住，臉上登時冒出了汗，再伸手摸一摸地下，那些堆積的鋼渣，簡直熱得燙人。他感到用炸藥來炸這個建議，是有些不大適合了，炸藥一放在鋼渣上面，用不着火點，就會一下轟燃起來。人怎麼能夠進來放炸藥呢？這和礦山的掌子，實在相差太遠了。李子康只站在門口，沒有進來，却不斷地拿帕子拭臉上的汗。梁景春受不住了，連忙走了出來。最後蘇聯專家出來了，滿頭大汗，沒有休息一下，又走進右邊沉渣室去看。梁景春看見他背上那片衬衣，完全濕透了，他忍不住向李子康說：『你叫專家休息一下。』李子康笑着說：『他不會休息』

的，他一向就是这样工作。」

梁景春又走到右边沉渣室去看，这回没有进去了，只站在門口，看見苏联专家那件背心，刚才原是湿了的，现在又烤干了。在他覺得这是显然做不到的事了，何必再这样下細观察呢？

薛兹巴也夫出来的时候，臉紅得就象一个印度人的臉似的，他这下才摸出手巾来，往額上臉上拭汗，整个汗衣重又湿透了。

梁景春忙向李子康說：『你向专家說，赶快上去休息吧。』他看見专家热成那样，而且出来站的地方，还是一点也不凉爽。再加鋼块机正把地坑里早已鑄好鋼錠的模子挾开，讓凝結起的紅色鋼錠赤裸裸地現了出来，这使周圍的空气，更加热了，因此梁景春只想讓专家快点上去休息，观察結果怎样，等一下再談。同时在他心里也无意中感觉到专家的回答，多半是說不易做到，因而也就把回答看得不那么要紧，他只覺得这件事情，太使专家为难了，心里感到十分不安。

苏联专家向李子康大声地講了两句，臉上現出兴奋的神色。李子康忙翻过来：『专家說，这个建議行，可以做到。』

这使梁景春又惊又喜起来，忍不住大声地说：『那好极了。』随又怀疑地说：『里面那么热，怎么好炸呢？』

『请苏联专家上去休息，再来慢慢回答好不好？』李子康没有把问题翻译过去，先向梁景春提出这样的意见。

『对，你赶快招呼他上去吧。』梁景春立即赞成。

薛兹巴也夫爬上铁扶梯了，李子康跟在后面，一边还回头来向梁景春说：『专家他就是这样脾气，你提出了问题，他一定要回答了才走开。』

『那就到他办公室去谈吧，这里平炉车间也不好休息。』梁景春连忙向翻译叮嚀。他生怕专家又在平炉上呆了下来，因为车间里也是很热的，不能让专家再热下去。

薛兹巴也夫一走进办公室，立刻抓着铅笔，画起图来，他要李子康翻译给梁景春听：应该打多深的眼，装多少炸药，都用图表明出来，而且说得很详细。

梁景春一直担心里面那样热，怎样去放炸药？便要李子康翻译给专家。专家立即说：『只消把打好的眼子，灌点凉水进去，使它冷却一下，看见水一干，就放炸药进去，人就来得及跑出来。』

梁景春聽見李子康的翻譯，心上放着的石頭一下落地了，感到无比的愉快。他拿着專家画的紙單，去找趙立明，把專家的同意和指示，詳細告訴他听。

趙立明一面看紙單上的圖，一面听着梁景春的話，臉上現得冷冷的。

梁景春竭力压制着心里的高兴，不讓有一點得意的顏色出現在臉上，還把自己鑽進沉渣底的心情，怎樣感到建議不适合，怎樣感到沒希望，都講了出來。這使趙立明笑了，還帶着一點諷刺的口气說：『當然專家比我們行，不然還請專家來做什麼呢？』隨即又嚴肅地說：『做這個工作，挺容易出岔子，得找個又勇敢又伶俐的小伙子，才行。』

『你看找什麼人最好？』梁景春覺得人選困難，便同趙立明商量。

趙立明想了一下，就笑着說：『我看就找秦德貴吧，他打過仗，又是他提的建議。』隨又皺下眉頭：『我就怕他有點莽撞，擔心會出事。』

梁景春覺得秦德貴能做好工作，他沒有把握，怎能提這個建議呢？只是感到這個小伙子太好了，剛剛完成一個艱難的任務，燒結爐底，現在又把一個艱難任務給他，不知怎的，心里總有些不忍。他自從第一次到廠，看見他在七號

爐上打出銅口，火燒着手了也不管的神情，一直深刻地印在腦里，常常記了起來，覺得這樣的工人，領導上一定要好好地加以愛護。因此，聽見趙立明提出秦德貴來，便有些遲疑，好在趙立明說出了最後一句話，近于取消了他自己的提議，梁景春便接着說：『我看先找找瓦工，找找三號爐上的工友，讓他們開開會解決這個問題。』

『可以，就找何子學來布置吧。』趙立明同意地點一下下巴。接着又着重地說：『最好叫陰陽班的工人立刻就開會，找出人來，今晚上開始工作。炸藥立刻到公司去領。你把專家畫那個圖給我，我叫三號爐上的白班工人馬上照着圖來打眼。』一面接着單子，一面就打電話。

梁景春說一聲：『我去找何子學。』便迅速走了出來，趙立明做起事來，那種敏捷和迅速，使他感到很滿意，很愉快。

三

三號爐的陰陽班，和瓦工陰陽班，由於何子學的緊急通知，大多數都在午後兩點鐘就來了，只有少數住的遠的，來不及通知，還沒有來。開會的時候，何

子學便根據梁景春的意見，向大家說明炸沉渣室這件合理化建議，能縮短修爐兩天，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又解釋照蘇聯專家的指示去做，並沒有什麼危險，最後又特別申明，做這爆炸工作，完全要大家出於自願，並沒有一點強迫的性質，而且要估量自己是不是真正能做，切不要只凭一時的热情，一下子就隨便答允下來。

大家聽見這個建議，能縮短那麼多的時間，就一下子都鼓舞起來。只是談到實行，大家就皺起了眉頭，認為沒有爆炸的經驗，做起来挺不容易。有人還說：『要是我放過槍，打過仗，這我就敢了。』何子學根據自願原則，也就不強迫哪一個，便說讓大家再考慮好了，就散了會。他立刻就把握這一情形，向梁景春匯報，心里却有點擔心，怕黨委書記批評他，說他動員工作沒有做好。因為梁景春向他交代過：『這要依照自願原則，可是就因為是自願原則，一定要做好動員工作。』他自己心里想：『我向大家已經講得挺明白，到底有什麼地方交代得不清楚呢？沒有。』雖說自己盡了力量，但領導要說幾句，你有什麼辦法呢？只能承認自己不會做動員工作。結果匯報完，梁景春並沒有責備他一句，只是同情似地說：『沉渣室那里，我也進去過，的確困難。你看還找得出人嗎？要他有

爆炸的經驗，又挺細心。』

『我看就只有秦德貴，他打過仗。』何子學心里爽快了，高興地說。

梁景春搖一搖頭，然後說：『他才干了六天燒結爐底的工作，太辛苦了，得讓他休息休息才好。』

何子學感到為難地說：『另外還有兩個復員軍人，在修理車間工作，不好好學技術，閑話倒不少，有事找他們，就拿架子。』

梁景春立刻問兩個復員軍人的名字，記了下來，然後向何子學說：『他們既然在咱們廠里工作，咱們就得有責任教育他們。不要只認為他們有缺點。要知道他們的缺點，正表明咱們工作上有缺點。……別人的落后，就是我們工作的落后。』

『是不是找修理車間的老廖，同他們談一談？』老廖是修理車間的支部書記，因而何子學提了出來。

梁景春看了一下手表說：『來不及了，現在三點鐘，離上班只有一個鐘頭，還是找秦德貴吧。只是你要去看看他，看他身體怎麼樣？』

『讓我到宿舍去找他吧，』何子學高興地說，覺得剛才他的提議，終於接納